



心灵隽语

风会记得你的温柔

颜燕松 文/摄

夕阳西下，晚风轻柔地拂过脸庞，我牵着外甥女的小手，漫步乡间。当我们走进公园时，一丛丛绣球花映入眼帘，它们鲜艳夺目，美得令人惊艳。外甥女忍不住欢呼起来，兴奋得像只小鸟，她迫不及待地想要靠近那些花朵，好好欣赏它们的芳香。

我们细细地端详起那一盏盏硕大的花盆，无数朵小花亭亭玉立，蓝的如蓝宝石一样璀璨，紫的如玛瑙般通透，冒着尖的小花骨朵，密密匝匝地排列其中，姿态万千，自在灵动。

绣球花，花如其名，优雅明媚。绣球花的每一朵花瓣四角分明，风轻轻掠过，就幻化成耀眼的钻石，它们开得热热烈烈，开得繁花似锦。郁郁葱葱的绿叶托着花束，长一寸再长一寸。蔚蓝天宇下，一小朵一小朵的精灵，跳跃着，欢舞着，转瞬之间，就这样华丽丽地绽放了，如诗一般浪漫，如梦一般迷离。绚丽多姿的色彩，如水墨画晕染开来，由浅入深，次第花开，一种无言的美，令人心动。

小外甥女用温柔的小手抚摸着这娇嫩欲滴的花瓣，似乎想一直守护着它们。我轻轻地问她：“你在绣球花的世界里看到了什么呀？”外甥女闪着清澈的小眼睛说：“我看到了一个球球。”

“还有呢？”“还有……”她歪着小脑袋，有点答不上来。我提示道：“花香会吸引什么小动物呀？泥土上面有什么呀？”

“蝴蝶，我看到了蝴蝶、蜜蜂！还有蚂蚁、小虫子！”外甥女兴奋地喊着。

“真棒！一朵绣球花也是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哦。小朋友在幼儿园，有没有有趣的故事分享给绣球花呢？”

“有！”

“那下周回来，我们跟绣球花交换故事好不好？”

“好呀！”外甥女天真地跳起来。

……

在等待的时光里，风轻日暖，摇曳多姿的花影、思念的影子、深藏在心底的期盼，各自欢喜。

然而，当我们再次与绣球花重逢，有几丛花已然被路人摘取了。只有残留的少许叶片孤独地在风中颤栗，绣球花的根系裸露着被折过后的伤痕。

满眼落寞的外甥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用她满是爱意的小手轻抚着叶片的脉络，像是



用自己无尽的怜爱抚平绣球花内心深处的悲伤。看得出，外甥女是心疼它的。她心心念念的绣球花不见了，她是多么失落呢！她一定积攒了好多幼儿园的故事想分享给绣球花。而现在，她不知如何是好。

绣球花在静静的光阴里等风等雨，也一定在等小朋友的到来。它一定记得阳光雨露的样子，记得风的气息，记得小朋友的温柔。此时，纵然是一场空欢喜，而小朋友也一定记得绣球花曾经闪耀的光芒。

我不忍看外甥女那小小的忧伤，领着她来到附近的一丛绣球花说：“它们也一样喜欢听你的故事哦。”那簇绣球花正灿烂盛放，静默、安然，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生命的顽强。

尽管每一朵花最终都会走向凋零，但绣球花那美丽而短暂的繁华，却永远绽放在小朋友的心中。

亲爱的小宝贝，风会记得你的温柔，绣球花更会铭记你的柔情。相信明年，绣球花会如约绽放，绚烂依旧。

似水流年

想南宁

陈德清

读大学时，我想外出旅行，父亲都是不同意的。他说，“我全国各地都走遍了，也就这样，有什么好玩的，还是家里最好。觉得他也许说的是对的，但还是想出去。”

直到在温州的某个小镇上读完高中，我连所在的市区都没有去过。报考大学时，我坚持己见，选择离家远一点的杭州。但是读完大学，除了杭州，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城市。因为父亲每个月给我固定的五百元生活费，我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去旅行。

直到大学毕业，我都觉得父亲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虽然他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过各个地方做买卖，但是他几乎不会带什么礼物回家。小时候仅仅有一年过年，带了一包糖回家，但马上被我识破糖是从村口小卖部买的。因为父亲长期在外，小时候我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跟他相处一小段时间。后来他终于结束漂泊，回家办厂，但工作繁忙，父子之间很少相处，自然极少交流。

父亲去过很多城市，但跟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南宁。只是小时候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所以对于南宁，我除了知道这个城市名字，就只知道父亲去那里卖过毛毯。

幼时的我曾经跟着父亲，坐船从村里到镇上的毛毯市场进货。因为可以去镇上，内心有点害怕又满是期待。毛毯市场有些拥挤，也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记忆很无聊，我只记得父亲进完货，就会去南宁。

近来，我常常想起南宁这个地方。南宁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很想问问父亲。

可是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

此刻，我打开百度去搜索南宁。

百度百科显示：南宁素有“中国绿城”“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等美誉，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和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

看来，南宁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记不清父亲曾经告诉我们关于南宁的任何细节。

我几次想问问母亲关于父亲在南宁的相关记忆，但是又不知如何开口，最怕勾起母亲的伤心。母亲只上过两年半的学，没认识几个字，即使父亲跟她讨论过，她估计也不会知道父亲到底去过南宁的哪条街。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本来在鼻咽癌手术后，医生都说痊愈了。父亲还因身体恢复良好，被当作病房“优秀示范”表扬。不料出院八个月后，有一个傍晚，父亲开电动车外出办事。回家之后，突然鼻子大喷血……救护车开到市区的医院，父亲没有抢救回来。

三年了，当时的情景，我就像看了一场电影，感觉残酷又不真实。

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今年清明扫墓，因为腰疾而一瘸一拐走路的母亲，一走到父亲的墓前，眼泪瞬间决堤，道了一句：“对不起，我没有照顾你好你……”

站在父亲的墓前，我有太多的话想问，但无从说起。惟有沉默。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地方。为了家，我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兼职。工作越做越多，找个空当也越来越难。

我现在在温州市区工作，但目前还是租房过日子，仿佛当年的父亲一样，依然漂泊；仿佛以前的父亲，依然很忙。跟父亲不同的是，我依然还有一颗游荡的心。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因为工作，我走不开。一直走不开，一直去不了更远的地方。

我想去南宁。我想去看看父亲去过的地方是怎么样的。

可是父亲，我到底该去南宁的哪一条街好呢？

我怎样才能走过你走过的路？

诗情画意

想你，在凌晨五点(外一首)

邵迪

想你，在凌晨五点

那时鸟儿们都没起床

正在梦中过着家家

就着天际的第三道曙光

我写下了第一首关于爱的诗

马蹄莲在晨风的吹拂下正瑟瑟发抖

鸢尾花又长出了她的第六个花瓣

而蝴蝶兰正试图与蜂棠花搭讪

那时，情人的眼眸正从心底

一一闪过，温暖如冬日的阳光

想你，在凌晨五点

那时鸟儿们都没起床

风车已从昨日的喧嚣中醒来

正试图进行一次更长途的旅行

布谷鸟就在那山谷边唱晴

当它唱说了三次的时候

情人的脸庞正从眼前闪过

他带着一丝微笑，如晨风般和煦

想你，在凌晨五点

那时鸟儿们都没起床

村庄

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回望那袅袅炊烟

这村庄绕山而卧，小路未曾长大，身形消瘦

有一次，我与一条大黄狗狭路相逢

关于你过还是我过的问题探讨了很久

好在最后是我胜利了

我挖过红薯，采过野花，探过姥姥家斑驳的土墙

那土墙掉了一颗颗牙齿，许是秘密说多了的缘故

我有安慰它，喂它仙人指，来年谢我，花开满墙

我以前所未有的清醒走着这一条回乡路

时间的痕迹在灰暗的瓦片上牵拉勾扯

隐没于苔藓，古老而深沉

屋檐下的挂铃随风发出轻微的叹息

蜘蛛寻声爬过，懒散地瞅了我一眼

好在庭院宽广

这一次没有狭路相逢

村庄的烟雾越来越浓

我急着手拉风箱，忙送麦秆，我满脸通红

只是这一次我梦醒了，前所未有的清醒